

追寻逝去的人类精神家园

——卢梭宗教思想新论

周君才¹, 刁隆信²

(1. 泸州医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四川 泸州 46000; 2.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在十七八世纪哲学家为理性高唱赞歌、宣扬无神论思想时, 卢梭却崇尚友爱、善意和虔诚, 公开宣布自己是有神论者。他的宗教思想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人的真正本性不在于抽象的理性, 而在于人所共有的感情。这种感情对于人类共同体和人类的道德来说至关重要。

【关键词】自然宗教; 共同体; 道德

【中图分类号】B56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2-0054-03

18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反教士和教会的时代, 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和科学为武器, 视宗教信仰为愚昧与盲信, 主张大胆运用人类的理智去认识自然和整个宇宙。就在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家对理性、文明、科学和进步顶礼膜拜时, 卢梭却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危险的信息。他有一种对启蒙哲学的否定性的反应, 启蒙哲学家张扬理性, 卢梭则弘扬情感。“在启蒙哲学家向个人和自利致敬的地方, 卢梭则赞扬共同体和普遍意志”。^[1]也就是说卢梭有一种用哲学来捍卫宗教和道德的倾向。面对18世纪的理性狂热, 他复兴了情感, 重新发现了情感对于人类生存的无以伦比的意义, 并使之免于颓废和消灭。这就是他的自然宗教思想。

一 自然宗教思想

面对着文明社会的普遍堕落状况, 卢梭喊出了“回到自然去”的口号。他认为, 自从原始的自然状态被私有制社会所取代之后, 不平等、奴役和种种不道德的现象就成为文明社会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因此, 道德对于文明社会来说是一种失却了的人类精神伊甸园。人类社会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 最重要的是找回逝去的精

神家园。他认为, 在这方面宗教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他既指责无神论者的利己思想败坏了整个社会的真正基础, 也反对以宗教迷信和狂热为特征的传统天启宗教。他所相信和提倡的是一种自然宗教思想。

卢梭的宗教思想, 首先体现在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与十七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同, 他认为, 物质本身是惰性的, 没有运动的能力, 只有靠外力的推动才能运动。物质世界究竟是怎样运动起来的呢? 他说: “运动的第一个原因并不在物质之内; 物质接受和传递运动, 但是并不产生运动。我越是观察各种自然力彼此之间起的作用和反作用, 就越发现从一个结果到另一个结果, 永远必须上溯到某种意志作为第一原因……。因此我认为是一个意志推动着宇宙, 鼓动着自然。这就是我的第一号教条或第一号信条。”^[2]也就是说, 物质的运动需要一个“第一推动力”(最高意志)。这个最高意志使宇宙运动起来, 使自然具有了生命, 赋予散乱的、僵死的物质以运动规律, 把宇宙组织得和谐协调, 秩序井然。卢梭的这个宇宙意志(即所谓的第一号教条或信条)就是上帝。

卢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 他指出, 上帝是普遍的、永恒的, 无处不在。上帝是万能的, 具有至上的能力, 高于世界上一切事物; 它能行使意志,

收稿日期: 2007-02-14

作者简介: 周君才(1973-), 男, 重庆秀山人, 硕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刁隆信(1945-), 男, 四川简阳人, 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它的意志就是它的力量,正是靠这种力量它创造了世界和一切存在物,世界就是由有力量有智慧的意志统治着的。上帝是善良的,上帝的善良表现在对秩序的爱,它正是通过秩序来维持一切存在,并使每一个部分和整体联在一起。上帝是公正的,公正与善良是密不可分的,上帝的公正是它的善良的结果;人类不公正的行为是人自身造成的,而不是上帝造成的;人的公正表现在给予每一个人应得的东西,而“上帝的公正表现在要求每一个对它给予的东西付出其代价”。^[3]

卢梭认为上帝虽然确实是存在的,却是不能认识的。他说:“当我想就它本身来思考它的时候,当我想寻找它在什么地方,想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想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构成的时候,它就逃避我,我迷迷茫茫的心灵便什么也看不到了。”^[4]这样我们只能通过认识自然的秩序来推想上帝的存在,至于上帝本身究竟是什么,却是不可知的。因此,上帝虽然存在,但人们是无从了解它的。应该说,卢梭心目中的上帝,完全不同与天主教神学中的上帝。他指责天主教把上帝人格化是“亵渎神的本质”,因此,他所说的上帝没有人格意义,虽然是宇宙运动的始因,但不能随意创造或消灭物质。可见卢梭的自然神论具有明显的反对神学的目的。

既然他反对神学,那为什么他要宣称自己是有神论者?为什么还要论证上帝的存在?为什么还要宣传自然神论思想?

二 社会与宗教存在的合理性

卢梭的自然宗教的思想,就其社会起源来说,是为其社会理论服务的。卢梭所描绘的社会是奠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的,带有某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这个社会完全是无组织的个人的简单总和。它既没有阶级团结的纽带,又没有政治目的的一致。这就使卢梭力图利用宗教来维系这个缺乏联系力的政治体。自然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之一正在于此。自然宗教可以维护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性,可以使正直者幸福,使坏人受惩。

卢梭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是社会契约论。他认为,人类是通过共同体生活而形成能力的,充分发展的人类和社会是同龄的,离开社会,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充分发展的个人。不仅充分发展的人

类,作为一个社会中的公民,与共同体具有内在关系;而且共同体也具有自在价值。他抨击那种认为只要赤裸裸的理性的自利的契约就有可能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观点。把人类连接在一个共同体当中的,除了契约,还有根深蒂固的感情和态度,而不是利润和快乐的肤浅计算。因此,宗教作为人类的感情诉求方式,对于共同体的自在价值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卢梭的自然宗教的上帝实际上是秩序的颁布者与保持者。它并不干预人类、历史和社会的进程。它给人以自由活动的权利,人才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人和自己行为的承担者。“真正的心就是神灵的真正殿堂,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和哪一个教派,都要以爱上帝胜于爱一切和爱邻人如同爱自己作为法律的总纲,任何宗教都不能免除道德的天职,只有道德的天职才是真正的要旨,在这些天职中,为首的一个是内心的崇拜;没有信念,就没有真正的美德。”^[5]可以看出,这样的教义是以近代西方对人的规定——“公民”之理想去塑造人,使人成为尊敬上帝及法律、恪尽职守、德行高尚、自律自主的社会公民。人类的宗教实践和信仰需求表明宗教包含着人性中普遍和共通的东西,这种通性构成了自然宗教的存在合理性。

自然宗教就其方法和宗旨来说,力图使宗教和信仰纯洁化并能给人们生活以道德监督和激励。它以信条的方式保证了一个有意志和智慧的上帝存在,这样的上帝赐予了芸芸众生以个人自由和信赖,不干涉个体生命的活动,它虽然创造了万物,但只是保持整体的自然秩序不被改变,从而显出它的正义。自然宗教的上帝不是实定宗教中的人格神,而是作为整体存在的大自然本身。卢梭还肯定了灵魂的永恒性,从而使得上帝能够公平地按照人们的行为赏善罚恶。报应说的提出一方面彰显了上帝的正义意志,一方面也使社会整体的秩序不会因贫富过分悬殊而崩溃。因此,自然宗教最适宜于人性和民主共和制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最大的普遍性。

鉴于宗教对人性改善、社会稳定所起的促进作用,卢梭探讨了宗教的社会实践问题。卢梭指出宗教从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可以分为人类宗教、牧师宗教和公民(自然)宗教。在卢梭看来,人类宗教和牧师宗教都具有反社会性。人类宗教只关注彼岸的灵魂和利益,其强烈的出世精神最具反社会

性,无助于国家制度的建设。牧师宗教实质上是牧师和教皇企图实现对天国和尘世的统治,制度化的教会和封建制度相辅相成,其结果既败坏了宗教又扰乱了世俗社会的秩序。而公民宗教则最有利于社会统一,“它有自己的教导,自己法定的崇拜表现;……它把人类的权利和义务仅仅伸展到和他的神坛一样远。”^[6]公民宗教的实质是将国家法律(社会契约)神圣化,给国家另立一个保护神,使宗教义务等同于社会的义务与责任,使宗教服务于社会和国家,成为国家整体的一个职能部门,实现了社会与宗教的协调发展。

三 道德与宗教存在的合理性

卢梭认为宗教存在的另一个合理性在于人的道德情感。他认为由于人性是复杂的、变化的,人性既可以倾向善良美德的一面,也可向善的方向发展。那么怎样才能使人向善呢?最好的办法是唤醒人们的“良心”。良心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7]是人生来就有的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是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在他看来,这种天生的良知,就是人心中真正的上帝形象,它是联结具有两面性的人类与神圣的上帝唯一的纽带。它独立于理智,使得人能克服欲念的诱惑,弃恶从善,神性复萌,秉有神的形象。正是良心而不是理智“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聪明和自由的人,”“在不差不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使人的天性善良和合乎道德。”^[8]这就是卢梭宗教观的核心所在,宗教实践的基础在于道德实践,宗教义务的内容是道德责任。

这样卢梭确立了一种新的理性概念,这种新理性接纳了情感、意志等因素,从而将推论的理性改铸为实践意义上的理性——良知。他肯定了情感、意志和感觉在人性结构中的重要作用,突破了唯理主义者将抽象理性视为人本质的旧观念束缚,他让激情和想象自由抒发,放纵人的感觉,把人的感觉能力扩展到上帝等超越的事物上。从而调整了上帝、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从

此自然与上帝隔绝,人不能也无须借助自然走向上帝,上帝内在于人性之中,人与上帝的关系变成了道德实践的关系。对此,康德曾坦言卢梭使他发现了人性的原理。把卢梭对天良的称赞和康德对义务的召唤摆在一块,我们就会发现二者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

宗教在道德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也从可以他的“灵魂不死”宗教学说中看出。卢梭指出,当肉体活着的时候,由于人们只是通过自己的感官去认识事物,所以一切不能触及感官的东西都逃脱了人们的注意;而当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一旦瓦解之后,虽然肉体死亡了,但灵魂仍继续存在,它并不是同生命一起结束的。因此,当人的肉体死亡时,他便开始过一种“灵魂的生活”。人要在死后回忆自己的一生而延长自己,这样的回忆将使好人感到庆幸,使坏人感到痛苦。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千百种强烈的欲望淹没了内在的情感,瞒过了良心的责备。道德的实践给人带来了委屈和羞辱,因而使人感觉不到道德的美。但是,一旦我们摆脱了肉体 and 感官使我们产生的幻觉,从而喜悦地看到至高的存在和以它为源泉的永恒的真理,一旦秩序的美触动了我们的整个灵魂,使我们诚恳地把已做过的和应当做的事情加以比较时,良心的呼声便又发挥它的力量和权威。这时,对自己感到满意而产生的纯洁的欢乐,由于堕落而产生的痛苦的悔恨,将通过难以遏制的情感而看出每个人给自己预先安排的命运。

总的来说,卢梭提出自然宗教的目的,是要使宗教成为自由的宗教。在卢梭看来,自然就意味着自由,自由是人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自由在于摆脱一切外在权威的奴役,从而实现人类在一切事务上的自主地位。具体而言,个人通过社会契约的签订,摆脱封建制度造成的政治、经济压迫,做了国家的主人,享有社会自由。同样,人类在精神事务即宗教领域也要自主,通过克制欲念,遵守道德律,做了自己的主人,享有道德自由。他对“理性”和“自然”概念的重新理解,对宗教基础的重新思考,使得他突破了启蒙思想和唯理自然神论的狭隘视域。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挪)G. 希尔贝克, N. 伊耶. 西方哲学史[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331.

[2][3][4][5][7][8] (法)卢梭. 爱弥儿[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389; 405; 395; 454; 417; 417.

(下转 65 页)

致谢: 本文得到龚卫东老师的指导, 特此致谢!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信春鹰等. 比较宪政国际讨论热点述评[J]. 当代法学. 1990 (1).
 [2] [美] 斯蒂芬·M·格里芬. 美国宪政: 从理论到政治生活. 法学论丛[J]. 1992 (2).
 [3] 张友渔. 宪政论丛. 上册. [M]. 群众出版社. 1986. 100.
 [4] 潘恩选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57.
 [5] [法] 让·雅克·卢梭. 论政治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9-10.
 [6] [英] 约翰·洛克. 政府论下篇. [M]. 叶启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59.
 [7] 列宁全集. 第 12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50.
 [8] [法]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M]. 张雁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154.

On National Power under Constitutionalism

LIN Da - yong, HE Zheng - fen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In lin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power under constitutionalism extended by its impli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the essay expounds tha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national power and others soundly, and construct and improve the appropriate system.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ism; National Power; Construc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责任编辑: 李进)

(上接 56 页)

- [6] (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77-178.

Seeking for the Lost Spirit Homestead

—A New Comprehension of Rousseau's Religious Ideas

ZHOU Jun - cai¹, DIAO Long - xin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Luzhou Medical College, Luzhou, Sichuan 646000;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Communal Management,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While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17th and 18th were praising highly of the logos and the atheism, Rousseau was upholding friendship, goodness and pioussness. He spoke openly that he was an atheist. His religious theory tried to express that human's real nature lies in the emotion people all share, not in the abstract logos. The emotion is deadly important to human's common - wealth and ethics.

Key words: Natural Religion; Common - wealth; Ethics

(责任编辑: 李进)